

清末那几年

一幕未散场的潜伏传奇

QINGMONAJINIAN

京畿地 通州界

后党 帝党 革命党

驿馆内外 潜伏

三五人

成就一部『清末风云录』



雪屏◎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清末那几年

雪屏◎著

一幕未散场的潜伏传奇

QINGMONAJINIAN

京畿地 通州界

后党 帝党 革命党

驿馆内外 潜伏

三五人

成就一部『清末风云录』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清末那几年：一幕未散场的潜伏传奇/ 雪屏著.
—太原：北岳文艺出版社，2012.1

ISBN 978-7-5378-3664-7

I. ①清… II. ①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69073号

书 名 清末那几年：一幕未散场的潜伏传奇

著 者 雪 屏
责任编辑 刘文飞
封面设计 宋双成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邮 编 030012
电 话 0351-5628696 (营销部)
010-58200905 转 801 (北京中心发行部)
0351-5628688 (总编办)
传 真 0351-5628680 010-58200905 转 802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E - mail bywycbs@163.com
印刷装订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50mm 1/16
字 数 237 千字
印 张 16
印 数 1-6000 册
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3664-7
定 价 28.00 元



写在前面

说来有趣——前两年，克凡和龙一来京开会，晚上来我家聊天，说起龙一创作的《潜伏》来。当时，以这部作品改编的电视剧正在播放，颇为轰动，人尽皆知。我跟龙一开玩笑地说，回头，我也写一部卧底的故事，你写一个，我干脆写一堆。只是说过，也就忘脖子后面去了。前不久，偶尔看到清朝画家江萱画的一幅长卷《潞河督运图》，气势恢弘不亚于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立时有了创作的冲动。于是，就有了这部作品。

我尝试着用“三言”“二拍”式的语言，来叙述一个虚构的故事，当中刻画了形形色色有趣的人和事，还有许多我对逝去的那个时代的解读。有些人物，直接就是来自当今现实生活中，不过是加以敷衍、改头换面了而已。这部书，跟我以往的创作风格迥然不同，过去我没这么写过，估计将来也不会再这么写了。完成之后，我还是发现有许多稚嫩的地方，因为身体欠佳，已无力再精益求精了，但愿不会让读者讨厌就好。

不知不觉，我已虚度了半生，我给自己总结了一下，半生大致经历无非是：上学，上班，上医院。这几年，更是足不出户。一日，读郑逸梅先生的《艺林散叶》，其中提到一件趣事，郑逸梅与徐碧波为邻，两家仅仅相距一百余步，但都腿懒，有事辄付邮简以传达。我很欣慰，暗暗引为知己。

因为卧床的时间久了，四肢就闲着，但大脑则显得忙碌。相对静止的生活，反而令我更愿意从事创造性劳动，尽可能地使自己创作风格多样化，不墨守陈规。这部作品就不是传统的线性结构，而是大量采用内心独白，便于从心理层次上来反映人物的内在性格，这样多少有点挑战读者的阅读



习惯。类似的探索效果如何，还有待读者的检验。

在此，借编辑给我的这个机会，我还要多说一句：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在意我创作的其实只有我母亲，她不识字，但是她珍惜我写的每一个字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母亲是我创作的原动力之一。我创作其实并非是艺术创作那么简单，更大程度上，是我的精神寄托。感谢曾帮助过我的朋友们，比如克凡、仲宪、龙一、老谭、九涛、成国和徐献。另外，在这本书出版过程中，责任编辑认真负责，并提出了一些不错的建议，令我感动。

雪屏

2011年11月26日于北京

人 物 表

文良老爷：男。三十上下。慈禧太后的差使。

林驿丞：男。三十来岁。名白。精明、风流、体格好。潞河驿站小官。

张目：男。二十多岁。绰号“千里眼”。

李耳：男。二十多岁。绰号“顺风耳”。在驿站中掌管厨下活计。

王品：男。二十多岁。绰号“铁嘴”。在驿站中负责槽上活计。

三娘：女。二十多岁。实名宋石榴。一身轻功，日行千里。

祝氏：女。二十多岁。一个年轻寡妇，与林驿丞生情。

房三爷：男。中年。花铺老板。

蒲先生：男。中年。香铺老板。

黄老板：男。中年。书铺老板。

静怡师父：女。二十多岁。

九儿：女。十五六岁。李耳媳妇。

金铃：女。二十来岁。王品媳妇。

景儿：女。八九岁。林驿丞收养的女儿。

伴儿：男。十五六岁。孤儿。茶楼一伙计。

厨子：男。烧得一手好菜，其实另有身份。

“文良老爷一行在潞河驿门口下马的时候,已经是钟鸣漏尽时了。张目那小子赶紧将他们迎进后院驿馆,偷眼瞅瞅,这位文良老爷气派不凡,就猜他即便不是西佛爷身边的王公贵族,也得是东暖阁常来常往的亲枝近派。”

“文良老爷想不到这么一个小小的馆驿,内院倒是另一番天地,不禁夸了一句,里外端详起来。”

“张目赶紧说,您老见笑了,您老见笑了。”

“我听说张目这小子让文良老爷歇夜,被文良老爷拒绝了。说公事当紧,今晚就不歇了;不拘什么取上些酒菜来,随便垫补垫补打个尖就走,紧着要赶路。张目便招呼厨下备饭,上上下下一通忙,工夫不大,荤的素的就摆满了一桌,然后拱手道:您老几位请,夜深露冷,非喝两杯不可,防着感冒风寒。”

“张目这小子眼好,文良老爷一行饮酒吃菜时,张目盯着文良老爷的左右长随,俱是紫面长须大汉,威风得紧。不待说,此次盛京之行非同小可,他们几人自然规矩守礼,万一出个一差二错,文良老爷必替朝廷行家法,不徇私情。所以文良老爷说什么,几个紫面长须大汉都点头称是,不敢顶撞一句,只顾憨吃。顷刻,酒便告干了一壶,厨下的李耳又添上酒来,站在一边伺候。趁这当儿张目去马房看看马喂得如何,文良老爷推开碗筷一旁剔牙时,张目早已料理好鞍屉,将马拴在外院桩上,听候着文良老爷的驱使……”

“我还听说,李耳在桌旁小心伺候着,听这几位说:文良老爷这一番确实是急务在身,起身前长随们就要将官衔旗扯起,叫文良老爷拦了,言明对外一概声称去省亲。眼下兵荒马乱,西佛爷的密函要是被途中劫了去,非掉脑袋不可。临行,西佛爷也曾说过,此一去盛京,断不可惊动地方,更不兴怠慢,几日内速来回复。其实,文良老爷知道首先不能告知的是皇上那头,这也正



是他为何掌灯时分方才出京的原因之所在。他离京之际，西佛爷刚传了一个小班，问他是不是听了戏再走，他哪敢拖延，行了礼就匆匆退了出来。文良老爷不比其他同僚个个四世公卿、一门科第，而是从七品知县起家，吃粗茶淡饭长大。因一次押粮进京，遇了响马，他舍命维护，得了西佛爷垂青，加赏优恤，才有了金玉锦绣，怎可不拼了一死，报效西佛爷知遇之恩呢？那些长随显见俱都是文良老爷的心腹人儿，文良老爷与他们道出利害，命他们一路之上非但不可显形，亦且不可露影，小心行事才是，句句是肺腑之言。长随们知道不是闹着玩的，一惊非小，立马都郑重起来，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，连酒都不敢喝了。”

“不像话的是，文良老爷一下马，张目就差人去知会驿丞，结果驿丞迟迟未到，不知他又到哪里风流快活去了。这位姓林的驿丞，打头年断弦后，就迷上了脂粉，尤其是那些残花败柳的小寡妇，姿色端庄、花容月貌的黄花闺女倒懒得招惹。李耳自己又拙嘴笨舌，生怕怠慢了文良老爷，让文良老爷挑了眼就不好了。幸好这时候王品拍马及时赶到，解了李耳的燃眉之急。王品天生有一张好嘴，这是咱们都知道的，饶是你钢炼铁肠，经他上下嘴皮子一碰，也能让你化为绕指柔了，赛似苏秦、张仪。他一进垂花门就说：怪道是今夜星明月朗，敢情有贵客登门啊。叩见过了，文良老爷赏了他几两纹银，连同张目、李耳也一便赏了，借他吉言了。王品望望天又说：俗称，南斗掌生，北斗掌死，您老是南北斗，我们小民的生死大权都在您手心里握着了。文良老爷笑了说：贫嘴。时候不早，我们也该挪挪窝了。起身就走了。”

“驿站本来就是个赔笑脸的差事，跟你我不同，张目、李耳和王品三人鞍前马后地忙碌，而林驿丞却猫在暗地里跟浪蹄子脸佯脸地调笑去，想想，他仨就气不忿。文良老爷走出去横有二十里地了，林驿丞才来。进门先泡茶打坐，倒跟县太爷坐早衙放告一般气派，又吩咐三娘拿来一壶酒、两样菜，小酌一番之后才问：这么晚了，你们怎还不歇着？王品便将文良老爷来驿馆打尖的事讲了一遍。驿丞跳起来：为何早不说与我听，现在老爷人呢？王品道：已走多时了。三娘过来问驿丞还续酒不续，驿丞一拂袖道：哪里还有心思饮酒，算了。把个三娘唬得浑身一激灵。这个三娘也算地方上头一名伶俐人，烧出

菜来,比京城馆子的色香味还地道,还会一手好针线。张目一直中意于她,欲求之,三娘却推三阻四不从,这一笔风花雪月账只好悬在那里。眼下,他见林驿丞无端迁怒于三娘,心里不平,就说:我遣人四处寻你,大人常去打牌掷骰、猜枚押宝的地方通通寻遍了,也寻你不到。林驿丞也是心虚,就不再啰唆。张目怕三娘柔弱,经不起夜寒,便催她回房歇息;三娘低头走了。张目瞅着她的背影觉得有万种妖娆,竟看痴了;林驿丞咳嗽一声,他才收回魂魄。天色这时候确实已晚,便流水似的回房安歇。”

“转天,本以为文良老爷那一页已经掀过去了,新一天重打锣鼓另开张,孰想,不到日上三竿,一群官兵就把潞河驿围了,为首的瞪眼质问林驿丞:文良老爷可曾夜里宿在此处?林驿丞赶紧说:连夜上路走了。那为首的顿足道:你怎么不将他留住!这话说得好没道理,但是,对方是五品京官,而他只是一介掌管草料银的未入流的小小驿丞,惹也惹他不起,只好忍气吞声。”

“官兵不信林驿丞,馆驿上下分头去搜查。”

“结果查出什么来没有?”

“自然是狗咬尿脬一场空,屁也没查出一个。”

“为首的那位官兵仍旧不死心,一再追问:你知道文良老爷从哪条道走下去的吗?林驿丞用手指了指:沿东边这条官道,快马追下去,一天便可赶上。为首的官兵一声唿哨:上马,速速跟我去追。一千人马纵马追下去,须臾便没了影子。”

“林驿丞长舒一口气——潞河驿地处京畿左近,也算得上是个咽喉要地了,上传下达,不可谓不当紧;但是驿馆终究是个迎来送往的行当,随便哪个爷,都可以在这呼风唤雨。眼里夹不住沙子的人断然应不了这个差,好在他一颗心早就灰透了,叼个旱烟袋,剃上一锅子关东叶子,混上一天是一天。

“不过,驿馆屋子小,院子大,长廊曲槛勾连,绿萼红香围绕,却有一份情致,最宜养老;街上店铺林立,繁华一片。林驿丞把衣裳换了,踱出驿馆,信步逛去,顺便喝一碗韭菜粥,也不嫌有什么寂寞。”

“他想如往日一样喝了粥,就去找百长丢下的一个小寡妇祝氏。那祝氏眉弯两月,花容蛮腰,还有那双不及三寸的金莲,简直迷死人不偿命。听说,

祝氏赶庙时叫人将一双绣花鞋偷了去，唯恐丧了廉耻，丢了名节，当街哭起来；林驿丞见她有几分姿色，便动了怜香惜玉的心，叫祝氏坐他的轿回府，而他自己徒步。一来二去，两人便相熟起来。谁知，那祝氏是个许看不许吃的主儿，亲得，抱得，睡不得，急得林驿丞只得朝夕在她左右转悠。他以为做得神秘，一切都不为人知；殊不知，早有人把一切看在眼里。自他潞河上任以来，跟梢的就不曾断过，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都被统统记录在册。至于何人所派，却无人知晓。幸好林驿丞只在寡妇床头做文章，并无异心，更不与朝廷为难，所以位子倒还坐得稳当。要说一个驿丞，也不过管着二百来人、百十匹马、几头骆驼，何必如此兴干动戈？只因为潞河驿是距离京城最近的一个驿站，是进京出京的大小官员必经之处，就是宗室皇亲也常常在此处落脚，马虎不得。他走到哪里总有眼线跟到哪里。在粥铺，林驿丞脱掉官衣，跑堂的端来洗脸水；他拧了一把手巾，擦了擦，又把口漱了，才坐下喝粥。尾随于他的人，也不即不离地装作喝粥。喝了粥，林驿丞会账起身，那人也跟出粥铺……”

“林驿丞道上又拎上一瓶酒，惦记着与祝氏喝个合卺杯，推杯换盏后，谅她一个小女子不胜酒力，乖乖地让他林某人慢槽轻摇，捉她个醉鱼。后面那人见他进了寡妇门，便离开了。林驿丞怕是怎么想都想不透，老佛爷刚打发文良老爷出京，怎会又派官兵追他？祝氏见林驿丞来，沉着脸告诉他，晚间做了一梦，蹊跷得很，让他解上一解；林驿丞让她把梦说来听听。她说她梦见她死鬼丈夫从坟里出来跟她打招呼，林驿丞掐指算算，说周公解梦中云：梦见冢墓上开花是大吉，梦见开棺与死者言谈则主凶。祝氏一听吓坏了，赶紧轰他出去，扣上门闩烧香磕头，一天不敢出门。林驿丞正反扇了自己俩嘴巴，怪自己多嘴，可怜一个驿丞孤零零街头流落。路过勾栏曲院，花朵般的女子冲他招手，个个是破瓜年纪，娇得很；他正有火无处发泄，破口便骂：都他娘滚一边子去！勾栏女子也不是好惹的，撒起泼来厉害着呢，于是，两边当街对骂起来……”

“他们馆驿中人各有各的去处，比如李耳跟王品吧，俩人志趣相投，拜了把子，最常去的就是戏园子。叫一壶好茶，凳子上铺上狼皮褥子，听天津卫来的班子唱小戏；又都喜欢叫‘满场飞’的那个粉头，专捧她的场。‘满场飞’不

光唱得好，扮相也标致，散了戏，还要递上拜帖，到后台跟‘满场飞’寒暄上几句。”

“他们两人一个掌着厨下，一个管着槽上，手下都引领着十几号人，也算得上是馆驿中的实权人物。李耳有个外号叫顺风耳，但凡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即便是蚊子打耳边过，也听出个雌雄来。王品则有个外号叫铁嘴，想必各位早有领教，伶牙俐齿的，死人也能说得活转过来。”

说这一番话者，是三位买卖家的掌柜，都是驿馆左近的邻里，隔三差五他们就去瑶窗轩吃茶闲谈。一个是开花铺的房三爷，一个是开香铺的是蒲先生，另一个是开书铺的黄老板，巧的是，正合所谓的俗中三雅。按古人的说法，花铺是蜜蜂化身，香铺是香麝投胎，而书铺则是蠹鱼转世。序齿算一算，蒲先生长于房三爷两岁，黄老板又比蒲先生长两岁，自然为大。

“几位爷续水不？”

伺候他们的小厮，是伴儿。

这个伴儿，也就十五六，保定人，荒早年时，父母双亡，孤存一身，流落到此，茶楼老板收留了他。他也图个安饱，手脚很是勤快，招人待见。这三位掌柜只要来，必唤伴儿提壶续水；伴儿也喜欢听他们说话，觉得三位掌柜容止非凡，谈吐风雅，偷鸡摸狗的勾当从他们嘴里说出来都透着那么一点不俗，听得这个半大小子痴迷得不行，奉他们为圣贤……

“伴儿，快端些瓜果梨桃来。”

“几位爷，稍等稍等。”

“这小子倒是伶俐……”

三位掌柜从瑶窗轩出来，相互施礼散去，各自照看铺子去了；一直窃听他们言语的人也会了账，悄然走开，神不知，鬼不觉。伴儿送他们出来却瞅了个满眼，一心的疑惑，心想：这里的人怎这么喜欢拿听壁角作消遣呀？突然后脑勺挨了一鸡毛掸子，“小子，跟谁相面呢，快做活去！”呵斥他的是茶楼的二掌柜，鹰鼻鼠眼，脸上没有四两肉，一看便不是什么善茬子。伴儿一惊，褪褪脖子，赶紧张罗客人去了。



张目说：

我给文良老爷拈个阄，拈阄的结果是凶多吉少。都说我是千里眼，三娘的眼力却一点不比我差。她问我何以不悦，于她，我是一片赤诚，她就是要东海龙王角、千年瓦上霜、仙山灵芝草、蟠桃酒一缸，我也勉力给她寻来，唯独天机不可泄露。三娘偷窥一下我的脸色，不悦道：“罢了，没工夫与你磨牙。”打帘便要出去，我紧着拦住，劝她留步，却又不敢声张。我这屋一明两暗，与李耳做邻，因为隔墙有耳，总是小心，出入也是蹑手蹑脚，其中缘由想必三娘都知道，所以她只是瞪我几眼，背对我站下。

我想出去巡视一遭，三娘却说：“不必去了，李耳不在，与王品上戏园子了。”我坦然了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三娘微微含着笑问道：“你不是与那李耳很熟络吗？防他做什么？”我亦不驳她：“倒也是，倒也是。”三娘穿着上素来淡雅，虽不穿凤冠霞帔，却比穿上凤冠霞帔更有风仪，没有一处不女人。这样的女子，竟也有一个怪癖，从不面对人，总是给人一个后脊梁，若要一窥她的颜色，难。我告知她：“往日，我确实常与李耳下棋饮酒，在我，也不过是虚应个故事，他却当真。下棋赢了他，他说我看他不起，意在敷衍，结果不欢而散；下棋输了他，则说我公务上不用心，只将心思放在丧志玩物上，自然精通博弈，到了，还是个不欢而散。最后，我只好使了一计——敬鬼神而远之。”三娘说：“论博弈，他怕不是你的对手；论刀枪，你就怕不是他的对手了。”我瞅瞅我那双太过白皙太过娇嫩的手，只得苦笑。上次打赌射箭，他李耳连中三元，而我距靶最近的一箭也有三丈开外。难怪三娘耻笑于我，整个通州城都拿这件事当笑柄。我想，三娘一直对我不即不离，不冷不热，恐与我的刀马功夫不上进有直接的关系。假如真是为此，我便冤死了，就是哭，也哭不出眼泪来了，连效仿项羽江边自刎的心都有。

我知三娘疑我，看她眼神便见得分晓，然而，我又何尝不疑她呢？细观她，姿色出众，丰盈而不见肉，娇美而若无骨，当是富家之女；再观她，为人有谋勇，处事有胆色，显见在场面上摸爬滚打过，何以凄惶得替人端茶倒水？……她的闺房我也见识过，就在驿馆的东头，房不大，却雅致，窗外摆着时花盆景，墙上挂着仇十洲的工笔群仙，住这样地方的人竟肯屈尊去做下人，恐怕谁都

会怀疑内中有什么缘故。我也不便多言,听说一个借宿的爷问她可有婆家,她当下甩下脸子,说了句休要轻薄就拂袖而去,那客窘得出一身大汗。知道她这般厉害,生就一副一丈青的脾气,我就更不敢招惹她了,只在背后偷偷唤她三娘,她并不自知。

三娘真名实姓唤作个宋石榴,倒也名副其实。头回,她到我院里闲谈,曾问过:“别家院落都大树参天,伏天也可以绿荫纳凉,你院落怎光秃秃的雀儿都没落脚处?”我沉吟半晌,言说是嫌夜里树上落猫头鹰,不得安睡;三娘也不再深究,立在院门首左右张望。我猜想,她必是装迟钝,心里揣着明白。

有树,便有了遮挡。假如有贼人藏身枝丫上,防不胜防,干脆我伐了它,贼人也就无从下手了。她尽说我,她自家院子还不是掩饰得密不透风,窗帘镇日闭着,一道缝隙不留。疑归疑,慕她之心却又难以遏制,明知幽王宠褒姒,杨帝贪萧妃,唐明皇迷杨妃,下场都不妙,仍回不得头,走一步算一步,听天摆布吧。

人都说三娘乖张。馆驿人来人往,纷杂得紧,她这样性子在此恐有不便。

长舌妇干脆将这些闲言絮语跑到林驿丞跟前说去。林驿丞全做耳边风,一耳朵进,一耳朵出。说多了,他还瞪起眼来。

“她栖身于此,又不取你等的饷银,如何管得这么许多?”林驿丞道。想他平日是个笑面弥陀,突然色变,情状不免诡谲,倒叫众人多了些猜忌。寻常林驿丞见得女人就挪不开步,无不魂迷,这三娘十分的容貌,林驿丞竟避之不及,仿佛她身上有青竹蛇儿口、黄蜂尾上针。即便是三娘上赶着他递话儿,他也一脸的不耐烦。偶尔醉酒,旁人问他:“你动不动就对三娘使气动粗,难不成与她是前世的冤家?”林驿丞言道:“我且问你,是鸡巴要紧,还是脑袋要紧?”旁人说:“鸡巴要紧,脑袋也要紧。”林驿丞冷笑道:“鸡巴没了,脑袋在,尚可苟存;要是脑袋没了,鸡巴也就成了溃烂的盲肠了。”旁人思忖一下,问他:“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,但是鸡巴招了灾惹了祸,凭什么要派脑袋的不是,又有谁会要你的脑袋?”林驿丞却低头不语装聋作哑了。



许是因了这个缘由，我对三娘更不敢孟浪从事，三娘似乎对我也是加着十二分的提防。每次来，让她坐，她都是背转身去立着，我也不好勉强，便由她。她问我：“文良老爷是怎样一个人，朝廷何至于如此兴师动众？”我告她：“朝廷当差的都一个模样，没什么稀奇。”三娘问：“条脸还是阔脸？”我回道：“生得倒是富态相，只是有些憔悴。”她又问：“身量高矮？”我说：“是个七尺汉子，可惜叩头叩久了，背都塌了。”三娘还往下问：“年岁大小呢？”我说：“不过三十上下，却已有垂垂老态。”我知道这些个并不是三娘真正想打听的，她要打听的其实是后边的几句。

“他深夜出京，要奔哪里呀？”

“说是去盛京，是老佛爷派下的差使。”

“随从几人可靠不？”

我着实是叫她问烦了，她这口吻语气，简直酷似大理寺问案。“你问这个，莫不是有何打算？”我问道。她忙说：“只是随便问问，话儿赶着话儿呗。”三娘把头低了，玉容泛赤，倒显出少有的女儿状来。我自知言重了，轻声说道：“其实，我所知也很少，仅此一面而已。”三娘道：“谁不知你生就一双鸽子眼，过目而不忘。”我说：“道听途说，取笑了。”三娘说：“听说你的眼力是养鸽子练就的，可当真？”闻听此言，我惊得一时痴呆，连话都说不出；这等事，天王老子都不知。“你听谁说来着？”我问道。她却说：“瞒得过别人，怕瞒不过我。”我越发的惶恐，不问个明白怕是觉都睡不踏实，忙张罗说：“赶在饭口，来，就便吧。”于是，将高邮鸭蛋、宁波淡菜和杭州醉虾铺排开，端到桌上，这些都是粮船打南边捎来的。三娘推辞道：“还是厨下吃着方便。”我打趣道：“怕什么，我又不能拿你做下酒菜。”三娘嗔了我一句：“你敢，板子夹棍早给你预备下了。”本想再调笑两句，又恐三娘怪我不老成，也便言语疏淡了些；好在三娘也未多说什么，抖抖潞绸红裤，对面坐下，只是不肯抬头。

二人一味闷头吃喝，倒都怯了，一时无处摘章寻句。想我因耐不了后娘的虐待，使性子来京投亲，找亲娘的娘家舅，却扑了个空，亲娘舅早两年便死了；我就流落街头，自卖自身，甘愿为奴。一户人家写了文契，作了五两银子的身价，我就跟了他。真像三娘所说，那家主人只教我养鸽子；问他养鸽子有

何用，他说在后花园捉长虫、田鼠，免得妇道人家赏花时被吓着。我养的那几只鸽子，都来自口外，尖喙更尖，利爪更利，翅膀也更硬，飞起来行云流水一般。我问主人家：“我只养它，大人就管我嚼过？”大人说：“不错，你只管盯住它们，它们飞到哪里，你眼就跟到哪儿，不可跑到你瞅不到的地界。”这是什么缘由不打紧，打紧的是从此我再不饿肚子，这便是了。

“说是你跟鸽子一直吃住在一处？”三娘问道。

“确实，镇日里厮磨，形影不离。闲时，那鸽子跟我卖乖，还给我挠痒痒来着。”我说。

“久而久之，你的眼力竟能锐利得同鸽子一般，三更半夜也可远视十里？”三娘步步逼问得紧，一步逼我一寸，十步逼我一尺。

“这倒未必，传言总有不实。”

“这般功夫，沙场上观敌瞭阵岂不恰好，为何跑到这弹丸之处来喂牲口，料想必有什么蹊跷。”

“猜想我家大人还是嫌我年轻气盛，常与上下拌嘴，才打发我出来，免得将来惹出大祸跟着担些干系。”

“怕是未必这么简单吧，即便是你舍得那些个鸽子，那些个鸽子也舍不得你。听说，你走后，鸽子便不吃不喝，不几日，都相继夭折。”见我低头不语，一脸的悲伤，三娘又说，“你本性良善，狠心至此，恐怕有些难言之隐……”

三娘知道得越多，我便越发得惊诧不已，对她的来历也是七分猜忌、三分防范，嘱咐自己须审时度势才是——哪怕她再是风姿绰约、聪慧异常，也不可迷得若馋猫遇了硕鼠，似饿鹰见了雏鸡。

我现在忧虑的不止是她将我的根底摸个透，我却连她眉眼高低都看不出个清白；我最忧虑的则是她将我的把柄攥在手上，不知打算做一篇什么文章。恨只恨，我又没出息到家了，阎王爷勾不去的魂，却叫她勾去了。将来，她若强我做些个违心的勾当，岂不难堪？甭说再继续逍遥自在的快活，就是苟延残喘怕是也不易了。我干脆跟她摊牌：“你既知我的端底，准备如何发落？是打算去告发我，还是打算讹我一笔银子？”三娘并不答话，只是拿绢子掩住嘴，吃吃地笑，笑得我出了一身的白毛汗。



“张目老爷你是多虑了，信口胡说，你也上心？”

我痴痴地盯着她，显得再愚钝不过了。

“小姐若觉得我碍你的眼，不妨明说，我明日一早就卷铺盖走人。张目绝非迷而不悟的呆子，到哪里都是个糊口，料我还未蠢到沿街托钵的地步，好歹你给个痛快话。”我说。

我想以退为进，试试她的口风，也探探她这道水的深浅。

“看来你还是将我比作坏人心术的恶妇了，好心却拿来做驴肝肺，真屈得慌……”

“小姐怕是误会了。”我赶紧起身拱手作礼，她还是悻悻而去，只丢下一句——

“后会有期！”

三娘说：

我喜欢香味，夜夜入得黑甜乡之前，要么烧些沉檀木，要么点上一炷安息香，方能睡着。不过，今夜我却不能睡，等三更天，还要出去做正经营生。刚才与那张目斗了半天的嘴，微觉疲乏，但不想优游过日，便将单腿搭在窗台之上，压了又压，抻抻懒筋。若要做个济困扶危、怜孤惜寡的女中豪杰，吃不得苦，怕是不成。在屋中，我灯也不燃，否则，外人瞅见一小脚女子独自打把势，不定稀罕成什么模样，怕是要惊得跌一个跟斗呢。

才一落生，我也曾是爹娘的掌上明珠来着；我七岁上时，家中一场变故，爹被奸臣陷害，落得个满门抄斩，家产也一尽搜去。幸而恩主把我救下，拣一位饱学之士教我；先生断言，我异日必成大器。其实，我对经史子集兴趣全无，更想会些拳脚功夫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；奈何恩主仍将我看做官宦人家小姐对待，宠爱有加。于恩主，我深受大恩，无可补报，唯有言听计从，由他分派了。

稍大些，恩主让我攻女红拈针线，闷得我恨不得一条绳儿吊死。幸而恩主每夜都允我上西山走一走，解闷消遣，无奈一双小脚碍事，行动起来极不便。我要放，恩主不应，反叫我裹得更紧。走来走去走了半年许，恩主又叫我跑，仍然是在夜半时分，大街小巷都已沉静下来；跑累了，丫鬟喂我几匙红枣

莲子粥,再接着。如是又是半年,恩主才允我挑些崎岖险境迤迤而行,并且在腿上和腰间系上米袋,鞋上钉上厚铁掌,煎熬不过时,恩主也不气不恼,只叹息一句:毕竟是女儿家,唉。这话仿佛当众鞭挞一般,羞煞了我,只好咬牙硬撑下去。不消数月,我已负重行走如常,恩主还要加码,将我的双眼蒙上,盲者上坡下坡。这下我算是尝到了瞎汉子的苦衷,很是遭了几把罪,身上伤痕累累。跌重了,不慎一头撞在岩上,昏过去,恩主用竹筷将我的牙关撬开,拿鸡翎子伸入喉管深处,逗出痰液,方才醒来。总之,吃了说不尽的千般苦。终于有一天,我摘去眼罩,脱掉身上驮着的米袋,竟能健步如飞,非常人能比;几个膀大腰圆的底下人与我同行,片刻就被甩在一里开外。恩主拉住我的手涕泪横流,一味说:这些年,也是难为你了。我也差一点哭出声来,但是我能忍,生生将眼泪咽了下去。我以为这一回恩主总算可以给我派用场了,恩主却依然说还早还早,非要我学规矩不可。无非是笑不露齿、行不摆裙之类的混账套子,捎带脚还要学如何顺情说好话,见谁都说小女子夜观天象,见祥云瑞霭,拱护紫微,今儿果不其然遇见您老人家了,等等,都是些拍马屁的言语,肉麻死人了。

一日,秋凉天气,恩主邀我吃荔枝、龙眼,这些都是稀罕物儿,除了宫里,北方极少得见。我怎敢贸然领受,慌忙推让,恩主却说:“今夜怕是你在我府中的最后一晚了。”我问:“此话怎讲?”恩主言道:“你已有了差使,此一去,也算是助老夫一臂之力,只是……未知小姐意下如何?”我桃腮不觉泪下纷纷,忙跪倒说:“恩主吩咐,小女怎敢有违。”一夜不题。转一天,一乘小轿将我送至潞河驿来,一住就是三年有余。

馆驿中,百十号人都是谋生来的,养家糊口,拿饷银要紧,所以相处起来简单。林驿丞也不过是寻常俗人,平生只两大毛病,一是财迷,二是色。我亲眼所见,这几年他都是吃别人的东道吃惯了口,从不破费自家半个铜板;再者便是没红裙佐酒,就咽不下东西去,镇日里流连于花街柳巷、秦楼楚馆,我看他将来没什么造化。张目其人也不足虑,我对他的底细了如指掌,他对我的底细则一无所知,就凭这,他先输我一阵,而且他心内又钟情于我。虽说看是看不上他,但给恩主一个面子,也不得不周旋他一二。至于李耳与王品那